

阿拉伯语中的语言变异

谢秩荣

语言是人们写景状物、传情达意的工具。但是，客观世界千姿百态，客观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纵横交错，以客观世界为基础的人的思维和情感复杂多变。语言作为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工具，有自身的不足。这是因为语言符号是线性的，只能是一个挨一个依次出现，在时间的线条上延伸，不能在空间的纵横上展开。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常恨言语浅，不及人意深”^①，语言难以尽现人的思维和情感，变异用法应运而生。例如：

– تقبرنى يا ابنى! وطوقته ملهوفة غاصة بدمعة ثم أضافت:
لماذا تأخرت هذه المرة؟ عودتنى أن ترجع الى البيت مرتين فى
الشهر على الأقل.

جميل جبر <قلق> ص ٧٣

“孩子，我想死你了。”她热切地拥抱着他，强抑着盈眶的泪水，继续说道：“这次怎么回来晚了？以前你可是每个月至少回来两次呀。”

杰米勒·杰布尔《不安》

话语中的母亲见到儿子回来后，第一句便说：تقبرنى，该句话的本义是“你把我埋葬了”，实际意义为“我想死你了”。

^① 刘禹锡：《视刀环歌》，转引自姚亚平：《论汉语修辞的简洁风格》，载《修辞学习》1994年第4期，第10页。

用“埋葬”来表示“非常想念”，无论从逻辑上或是从语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如果采用 **أشتاق اليك اشتياقا شديدا**（我非常想念你）之类的常规用法，却又不足于表达心中的思念之情，故采用变异用法，形成逻辑语义上的超常，具有简洁、生动、形象的修辞效果。

一、常规与变异

变异是与常规相对而言的。所谓常规，就是符合语法规则，符合逻辑语义关系，符合语言习惯和语体要求。反之，就是变异。

1. 逻辑语义关系方面的常规与变异

凡是符合逻辑语义关系的话语，属于常规，否则便是变异。请看下面例子：

一群羚羊 **سرب من الظبي** [1]
* أخذت أسراب الفتيات تمضى الى النهر بالجرار الفارغة.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شرقاوي < الأرض > ص ٢١
一群群的姑娘们顶着空水罐向河边走去。

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土地》
[2] **تعب أهل القرية وناموا.**
* **تعبت العاصفة ونام البحر.**
حنامينة < الشراع والعاصفة > ص ٨٢
风暴疲倦了，大海睡着了。

哈纳·米纳《帆与风》
[3] **مشى بالعكاز الى البيت.**
他拄着拐杖回家。

* مشى به العكاز الى البيت.

拐杖领着他回家（他拄着拐杖回家）。

上述每组例子中，不带 * 号的为常规用法，带 * 号的为超常搭配，属于变异用法。例[1]中，把一般用于羚羊等飞禽走兽的量词 *سرب*（一群）用于姑娘们，有把这些姑娘比作羚羊之意，暗含她们身材苗条、体态轻盈。例[2]中的 *تعب*（疲倦）、*نام*（睡觉）用于人是正常的，而用于风暴和大海，说“风暴疲倦了，大海睡着了”则是超常用法，意指“海面上风平浪静了”，但却更加生动形象。例[3]中的 *العكاز*（拐杖）作 *مشى*（走）的主语，“拐杖”怎么会自己“走”呢？而且居然还会把主人领回家，这也属于变异用法，把拐杖拟人化，其修辞义是极言扶杖人身体虚弱，须臾离不开拐杖。

2. 语法规则方面的常规与变异

人们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必须遵守语法规则，否则交际难于成功，但有时候说写者却故意突破语法规则，造成变异。比如：*أيام معدودة*、*سنوات طويلة* 属于常规，而 *أيام معدودات*、*سنوات طوال* 则是变异，因为在阿拉伯语中指物的名词复数一般用阴性单数形容词来修饰，这里却用阴性复数来修饰，变异后的修辞义附加了“很”的临时义，即“很”有数的几天，“很”多年，“很”长的岁月。语法规则上的变异还表现在词语的转类上，比如把名词或动词临时用作形容词，如：

[1] ومضى الرجل يرسم بحذق صورة مربعة لرجل ذئب،

تسبب في انتحار فتاتين، وحطم امرأة متزوجة، وقتل زوجته،

رجل أنانى، انصبت حياته كلها على طلب اللذة.

الطيب صالح > موسم الهجرة الى الشمال < ص ٣٦

检察长在逼真地描绘着一个人的豺狼形象：是他造成了两个姑娘的自杀，毁掉了一位有夫之妇，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个自私自利的家伙，他的全部生活就是为了追求享乐。

塔依卜·萨利赫《移居北方的季节》

[2] ترك غرفته، وكان الليل قد أظلم، يقصد من بيروت ذاك الحى اللانام، يقصد علب الليل المتناثرة على الشط. ما همه أى مربع يدخل.

جميل جبر <قلق> ص ١٥٦

天色已晚，他离开房间，向贝鲁特的那个不眠的街区走去，向那散落在海边的夜总会走去。不管是哪家，只要进去就行。

杰米勒·杰布尔《不安》

[3] - معك حق، فلست أظن هناك علاقة بين الشهامة والجنس ان هناك سيدات أرجل من الرجال.

يوسف السباعي <العمر لحظة> ١٣٣

“你说得对。我不认为豪爽与性别有必然的联系，有些女性比男子汉还男子汉。”

尤素福·西巴伊《人生一瞬间》

例[1]中的 ذئب (狼) 是个名词，句中临时改变词性去修饰另外一个名词，在语法上是超常的，在修辞上是比喻中的暗喻，意为“他就是一只豺狼”，是“色狼”。例[2]中的 لا ينام (不睡觉) 是个动词句，也被临时用作形容词，并且加上冠词去修饰名词 الحى (街区)，作者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变异用法，大概是因为 الحى اللانام 与常规的表达 الحى الذى لا ينام 相比，形容词所表示的性质一般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而句子作修饰语常常带

有暂时性和临时性的含义。作者在这里，无疑是为了强调这个街区长年累月灯红酒绿、“彻夜不眠”。例[3]中的 **أرجل من الرجال**（比男人还男人）也是一种语法上的变异。在语法的常规上，比较级由表示性质的形容词变化产生，而像 **رجل**（男人）这样的普通名词一般是不能变为比较级的。这里的变异是利用了词语的联想义，“男人”是“男子汉”之意。“比男子汉还男子汉”比起 **أقوى من الرجل**（比男人更坚强）或 **أشهم من الرجل**（比男人更豪爽）这样的表达要更生动、形象，所包含的意义也更隽永。

3. 语言习惯方面的常规与变异

所谓语言习惯是指词语与词语相互之间在搭配上有一定的社会约定俗成。比如 **خفيف (ثقيل) الروح**、**خفيف (ثقيل) الدم** 这样的表达方法，在最初可能是一种变异用法，后来大家用得多了，得到了社会的承认，成为一种约定俗成。比如在阿拉伯语中常见的 **يوم أسود**（黑色的日子、不祥的日子）、**فرصة ذهبية**（金子般的机会、良机），“黑色”被引申为“黑暗的、不祥的、带来恐惧的、没有希望”的意思，“金子般的”被引申为“珍贵的、有价值”的意思。这些用法开始使用时，可能是一种超常或者是比喻用法，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常规。常规和变异之间其实也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今天有些被我们认为是变异的用法，也许在将来得到大家的公认，成为约定俗成的常规的习惯用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常规与变异具有时代特征。我们无论是讨论常规或是变异，只能对其作共时的分析，不能用历时的眼光去看待。常规与变异具有互相转化的特征，某一时期的常规，到另一个时期则可能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成为异常。同

样，对变异来说，它一旦被社会普遍接受和采纳，就可能约定俗成而成为新的常规。这完全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也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

4. 语体方面的常规与变异

常规还和语体有密切的关系。由于语言环境的要求，有些词语经常出现在某一语体中，如果这些词语出现在另一类语体中，则属于变异。请看下面的例子：

[1] طلبت سكنا فى الأباجية. قالوا لى ان المساكن كلها وزعت. طلبت فى البساتين. قالوا لى انتظر. وما زلت أنتظر.. وحالتى الاجتماعية.. زواج مع وقف التنفيذ.

يوسف السباعى < العمر لحظة > ص ٦٩

我到艾巴基亚去找房子，他们说房子都分光了。我又到白萨庭去找，他们说，你再等等。到现在，我还在等。我现在的状况是：已婚，但缓期执行。

尤素福·西巴伊《人生一瞬间》

[2] فاحتج المحامى ورفع عقيرته وقد بدا لى أن كل همه أن يجلجل صوته فى الجلسة، وأن يتصبب عرقه فيمسحه بمنديله وينظر الى " زبونهُ " كأنما يريه الجهد الذى يتكبده من أجله والعناية التى يبذلها فى سبيله.

توفيق الحكيم < يوميات نائب فى الأرياف > ص ٤٤

辩护律师表示抗议，并且提高了嗓音。在我看来，他所关心的是使自己的声音铿锵有力，汗流满面，然后一边用手巾擦汗，一边看着自己的“顾客”，似乎要让他看见自己为他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

陶菲格·哈基姆《乡村检察官手记》

例[1]中，مع وقف التنفيذ（缓期执行）这样的词语一般出现在法律语体中，把“缓期执行”用于一般日常交谈，用来形容婚姻状况是一种语体上的变异。例[2]中的 زبون（顾客）一般用于商务语体，用“顾客”来代替法律上的“当事人、被辩护人”也是一种语体上的变异。这种语体变异，就是有意突破语体规范，把属于此语体的词语用在彼语体，造成词语和言语体式的反差，从而取得特殊的修辞效果。这种反差越大，产生的修辞效果就越强烈。例[1]本来要表达的是“新婚夫妇因为无房不能住在一起”，但表达者说的却是“缓期执行”。强烈的语体反差，凸现出话语所蕴含的说话人心中的无奈，同时又带有幽默和风趣。例[2]中，作者用“顾客”来代替“当事人、被辩护人”，把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俨然描写成商人与顾客的关系，辩护律师所作的一切努力，不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从“顾客”那里多获取“利润”，其中的讽刺意义不言而喻。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 اسمي حسان حسان حسان. عادة في أسرنا أن يتسمى
 الابن الأكبر باسم أبيه، التلاميذ الكلاب يدعونني بحسان
أس^٣.
 فضحك حسين ملء قلبه.

نجيب محفوظ < بداية ونهاية > ص ٢٠٥

“我叫哈桑·哈桑·哈桑。我们家族有个习惯，就是长子都以父亲的名字来命名。……那些狗学生经常管我叫哈桑的三次方。”

侯赛因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

纳吉布·马哈福兹《始与末》

这个例子中有两个变异用法，一个是 التلاميذ الكلاب（狗学

生),用名词修饰名词,属于语法变异。另一个是^۳حسان أس(哈桑的三次方),属于语体变异。侯赛因高中毕业后,只身一人来到远离开罗的一所学校当文书,上班的第一天见到办公室主任哈桑时,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不知所措。办公室主任哈桑见状,主动作了上述幽默风趣的自我介绍,使侯赛因“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紧张的心情也因此轻松了许多。

在人们的修辞实践中,变异用法常常是一种追求新颖别致以获得更佳表达效果的修辞手段。从上面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变异“把语辞运用的可能性发扬张大了,往往可以造成超越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的新形式,而使语辞呈现出一种动人的魅力。”^①因此,从语义规则上,违背了逻辑语义规范,是超常的用法,但从语用上,却是正常的用法。

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不是所有的变异都是积极的,都能取得好的修辞效果。变异是对常规的偏离,这种偏离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评判的标准当然是看它适合不适合语言环境,表达恰当不恰当,能不能得到大家的承认和欣赏。我们所讨论的变异是表达恰当、能收到积极修辞效果的变异。那种搭配不当、没有修辞效果的变异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

二、变异的结构形式

变异在结构上一般表现为词语与词语之间的超常搭配。主要体现在语法结构形式上:

^①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

1. 主谓结构

这里所说的主谓结构是指阿拉伯语句子（包括动词句和名词句）里的 المسند والمسند اليه（主项与谓项）的搭配关系。主谓结构中的变异，主要指动词句中的动词与主语或者是名词句中的起语和述语在搭配关系上出现了超常现象。如：

[1] مشت الى النفس الملالة والنعاس الى العيون.

من شعر صلاح عبد الصبور

厌烦袭入心中，困倦爬上眼睑。

萨拉哈·阿卜杜·萨布尔诗

[2] وعجبوا كيف تقع امرأة كأ م عباس في أحابيله، وقالوا

بأسف والغضب والحسد يأكلان قلوبهم:

– مسكينة أم عباس، ومسكين عباس.

نجيب محفوظ > بيت سيء السمعة < ص ١٦

他们惊讶，像阿拔斯他娘这样的女人，怎么会落入他的圈套？愤怒和嫉妒撕咬着他们的心，他们遗憾地说道：

“阿拔斯他娘真可怜啊！阿拔斯真可怜啊！”

纳吉布·马哈福兹《名声不好的家庭》

[3] ان شعوب أمتنا تتطلع اليكم اليوم وكلها ثقة وأمل فيما

ستتخذون من قرارات واجراءات تفرض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قومية ومصالحها العليا.

من كلمة الأمين العام لجامعة الدول العربية د. أحمد عصمت

عبد المجيد في مؤتمر القمة العربي غير العادي ١٠ / ٢٠٠٠

今天，我们民族全体人民满怀信心与希望，期盼着你们作出符合民族的责任和最高利益的决议并采取措施。

[4] وأنا جنوب يحن الى الشمال والصقيع.

الطيب صالح < موسم الهجرة الى الشمال > ص ٣٤

我是南方，向往着北国，向往着冰霜。

塔依卜·萨利赫《移居北方的季节》

例[1]把动词 مشى (走) 分别与主语 الملالة (厌烦) 和 النعاس (困倦) 构成主谓结构。例[2]中 يأكلان (吃) 的代词主语归于 الغضب والحسد (愤怒和嫉妒)。这两个例子分别把用于人的动词用于物，在逻辑语义上形成超常，构成修辞上的比拟格，这种变异与常规相比，具有特殊的修辞意义。如果把它们分别换成常规表达 شعر بالملالة والنعاس (感到厌烦和困倦) 和 شعروا بغضب وحسد (感到愤怒与妒嫉)，其效果显然不如变异后的句子生动形象。

例[3]例[4]是两个名词句起语和述语之间的超常搭配，因为 شعوب (人民) 与 ثقة وأمل (信心与希望)、أنا (我) 与 جنوب (南方) 构成陈述与被陈述关系，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它们的原意分别是 لكل الشعوب ثقة وأمل (全体人民充满信心和希望)、أنا من الجنوب (我来自南方)。但是，变异后的句子有着特殊的修辞意义，例[3]是强调全体人民“整个”都是信心与希望，期待首脑会议能作出符合民族责任和最高利益的决议及采取相应的措施。例[4]“我是南方”与“我来自南方”相比，更强调“我”不是南方的一部分，而是代表整个“南方”，“我就是南方”，是“向往北国、向往冰霜的南方”。

2. 动宾结构

动宾结构中的变异主要指句子中的动词及其宾语之间的超常搭配。如：

[1] لست أريد بهذه الصفحات أن أكتب رواية طويلة، ولا أنا أروى هنا تاريخ بعض الرجال أو النساء.. ولا ذكرياتي. ولست أحتال على القارئ لأسرق اهتمامه ويقظته فأؤكد له أن الأبطال الذين يضطربون عبر هذه الفصول لم يعيشوا أبدا إلا في الخيال.

عبد الرحمن الشرفاوى < الأرض > ص ٦

在这里，我不想用这些篇幅来写一部长篇小说，也无意描述某些男人或女人的生平，当然，也不是写我自己的回忆录。

我不想骗取读者的关注和兴趣，而肯定说活跃在字里行间的主人公都纯属虚构。

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土地》

[2] فعلمت أنهم آتون من منازلهم وأنهم الآن على استعداد على قتل الوقت فى هذه القضية، فذلك خير من لعب "الطاولة" فى النادى أو مص القصب أمام الأجزخانة. أما أنا فإنسان لا يصلح الآن إلا للرقاد سبع ساعات متتاليات.

توفيق الحكيم < يوميات نائب فى الأرياف > ص ٤٦

我知道他们刚从家里来到这里，准备在这个案子上消磨时光，因为这总比去俱乐部下棋或在药铺前啃甘蔗杆要好得多。可是我现在是干什么都不行了，除非好好地睡上七个小时。

陶菲格·哈基姆《乡村检察官手记》

例[1]的 أسرق（偷窃）与 اهتمام القارئ ويقظته（读者的关注和兴趣）作述宾结构，意为“骗取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注意力和兴趣只能是“吸引”而无法“骗取”的，这是超常搭配，用“骗取”来代替“吸引”，更强调有意为之和采取欺骗等不正

当手段去达到目的。作者这里采用变异的手法，是要说明小说不都是纯属虚构，作者也不想以此来“骗取”读者的注意力和兴趣。

例[2]的 قتل (杀害) 与 الوقت (时间) 也是一个 (正偏组合形式的) 述宾结构，时间是不能被“杀害”的，这里的变异用法，是作者 (检察官) 描写以县长为首的官员们无所事事，来法庭审讯一位漂亮的姑娘以消磨时光、打发时间。

3. 短语结构

短语结构包括正偏组合、形容词结构、介词短语等。在这些短语中，也可能出现词与词之间在搭配上的变异。如下面几例：

[1] " البحر ملك " تلك هي صيحة الاحترام العميقة التي يطلقها كل بحار.. ان البحر صديقه اللدود.

حنامينة > الشراع والعاصفة < ص ٩

“大海是君王”，这是每个海员发自内心的崇敬的呼喊。大海是他不共戴天的朋友。

哈纳·米纳《帆与风》

[2] ونزلت أشق طريقا بين أكوام الرجال والنساء والأطفال.
ودخلت حجرة المداولة فوجدت القاضى فى الانتظار.

توفيق الحكيم > يوميات نائب فى الأرياف < ص ٣٢

我下了车，在拥挤的男女老少中间挤开一条路，来到议事室，只见法官正在那里等候。

陶菲格·哈基姆《乡村检察官手记》

例[1]中的 صديقه اللدود (不共戴天的朋友) 是一个形容词结构短语所构成的超常搭配，既然是朋友怎么会不共戴天呢？

这是因为大海对于那些靠海谋生的人来说，确实是朋友，因为大海是他们生活的来源和希望。但是出海的人都了解大海的脾气，都知道大海凶险四伏，因此，大海又是他们随时要付出勇气、胆量、甚至生命来与之抗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这里，“大海是不共戴天的朋友”，在逻辑语义上是超常的，但在语用上却是正常的。

例[2]中的 **أكوام الرجال والنساء والأطفال**（一堆堆的男女老少）是一个正偏组合结构，其中的量词 **أكوام** 是表示堆积起来的“堆”或“垛”，这里用在人的身上，也是一种变异，表示拥挤在法庭门口的男女老少非常之多。

三、变异用法的语义实现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变异就是在构建话语的时候，在词语的用法和搭配上，打破了组词连句规则，突破了逻辑语义规范，而实现了语义的变化。但是，这种语义变化要借助特定的语境才能实现。有些变异现象在言语的上下文中就能得到解释，有些变异则要通过情境语境才能得到体现，因此我们把这种变异产生的语义变化称为语流义变和情境义变。

1. 语流义变

语流义变是指词语在上下文或前言后语构成的话语语流中，因受到邻近词语意义的影响和制约，而发生的语义变化。

وقاموا يمسحون أيديهم في غطاء المائدة الذى لم يروجه
الصابون منذ عامين.

توفيق الحكيم > يوميات نائب فى الأرياف < ص ٥٣

他们站起身来，在桌布上擦了擦自己的手，那桌布足足有两年没见过肥皂了。

陶菲格·哈基姆《乡村检察官手记》

在这个例子中，غطاء المائدة（桌布）和 يرى（看）是超常搭配，在这个超常搭配中，“桌布”的意义没有发生变化，而“看”却发生了变化，因为“桌布”是不会“看”的，因此，这里的“看”受到“桌布”语义的制约，变义为“碰过”、“用肥皂洗过”的意思。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في تلك السنة ولدت ثانية، والمرء إن لم تحبل به الكآبة
ويتمخض به اليأس وتضعه المحبة في مهد الأحلام، تظل حياته
كصفحة خالية بيضاء في كتاب الكيان.

جيران خليل جبران > الأجنحة المتكسرة < ص ٤٠

那一年，我获得了新生。一个人，如果没有经过忧愁的孕育，没有经过沮丧的阵痛，没有被爱情分娩在梦幻的摇篮，那么，他的一生，就是存在在这本书中空白的一页。

纪伯伦《折断的翅膀》

在这个例子中，忧愁是不会孕育的，沮丧也不会阵痛，爱情也不会分娩，这里的“孕育”、“阵痛”和“分娩”都应理解为“经历”的意思。“梦幻的摇篮”这个短语中，“梦幻”的意义是真实的，而“摇篮”的意义则是虚指。

2. 情境义变

上面所讨论的变异用法可以在言语层次上得到理解，但是，有些变异则需要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或人的主观心情等情境语境中才能得到解释。如：

الأرض أطفال ورمال ودواب، وهو من التعب والانفعال
يلهث.

نجيب محفوظ < اللص والكلاب > ص ٢١

大地是儿童、沙土和牲畜，疲惫与愤怒已使他气喘吁吁。

纳吉布·马哈福兹《小偷与狗》

例中的 الأرض（大地）作起语，أطفال（儿童）、رمال（沙土）和 دواب（牲畜）作述语，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况且 أطفال ورمال ودواب（儿童、沙土和牲畜）三个词不属于同一语义场，构成并列结构，也悖于常规。当时所处的情境语境是：主人公赛义德出狱后急于想见到日夜思念的女儿，费尽周折找到前妻家，却受到污辱，好不容易见到了女儿，女儿却不认识他，疲惫、愤怒与失望使他几乎失去理智，此情此境使得上述变异显得既正常又得体。这种在情境语境中产生的语义变化，叫做情境义变。再如：

نظر الريس حوله، كل شيء جاهز: شمس شباط ساطعة ما
تزال، والرمال تبتسم والفلائك تتجمع ولم يبق الا أن يعطى
الإشارة لبدأ العمل، ويقطع المركب المسافة الصغيرة الكبيرة
الفاصلة بين عالمين: عالم الأرض وعالم الماء.

حنامية < الشراع والعاصفة > ص ١٧٩

船长环视了一下四周，二月的太阳依然阳光明媚，沙滩惬意地微笑着，小划子正在四周聚集，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待他一声令下，新船将跨越陆地与水两个世界之间这短小而又漫长的距离。

哈纳·米纳《帆与风》

此例中، المسافة الصغيرة والكبيرة（短小而又漫长的距离），也

是个变异用法，说“短小”是常规，是当时的现实情况，说“漫长”则是变异，这个变异同样不能从上下文语境去理解，而应从修辞主体的心理语境去理解，这是因为新船下水所跨越的距离从现实来说确实是很短的，但从人的心理来说，却是离开陆地世界，迈向海洋世界的漫长的距离。再如：

وراحت الأم تعيد قصة الوفاة للمرة العشرين في ذلك اليوم
الحزين.

نجيب محفوظ < بداية ونهاية > ص ١٥

在那忧伤的一天里，母亲已是第二十次复述着父亲去世的情景。

纳吉布·马哈福兹《始与末》

例中的 اليوم الحزين（忧伤的一天）也是一个变异用法，按照常规，一般说 اليوم الحزن（令人忧伤的一天），这里的变异用法是修辞格上的“移情”，即移情于物，由于人的过度悲伤使“这一天”也染上了人的悲伤之感。

总之，变异修辞中的语义转变是通过特定的语言环境来完成的，这个语义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词语的意义由语言义向言语义转化的过程。我们对变异的理 解应该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才能准确把握语义的变化。同样，任何变异的运用也离不开语言环境，也只能在特定的语境下才可能实现。当然，变异的好坏也同样受到语境的检验。

四、变异与修辞

变异用法是一个普遍的语言现象。实际上，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常规与变异、制约与反制约、遵守语言规范

与突破语言规范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语言不断向前发展。语言规范具有全民性和约束性，而突破语言规范的、恰当的言语表达则具有独特性和创造性，具有独特的修辞效果。正如王德春先生所说：“在特定的环境之中，在遵守全民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为了交际需要而在个别地方突破规范，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这不仅不会引起混乱、妨碍交际，而且可以加强语言的表达效果，有利于交际任务的完成。人们使用语言时，一方面遵守全民语言的现行规范，保持语言的相对稳定以便于交际；另一方面又由于交际的需要，不断突破现行规范，依赖于特定的环境，创造性地利用语言，从而满足更复杂的交际需要，这就是语言规范与言语创造性的相互关系。”^①

从修辞的角度来看，变异是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它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有意突破传统组词连句的规则，打破逻辑语义规范，使词语的意义发生偏移或变化，从而产生特殊的修辞效果。古人说，“文如观山不喜平”，变异正好满足了人们这种追新求异的心理。

从上面许多例子中我们可能看出，变异与许多修辞格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比喻、比拟等辞格正是采取把用于人的词语用于物，把用于物的词语用于人这种变异手段来实现其修辞效果的。如上述部分例子中的：*لم ير وجه الصابون*（没见过肥皂的桌布）就是比拟，*اليوم الحزين*（忧伤的日子）就是“移情”。这些辞格本身就是一种变异用法。

虽然变异与辞格的关系密切，但两者之间却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变异本身并不是一种辞格，变异是修辞的一个主要手段，

^① 王德春：《使用语言的环境》，见《修辞学探索》第29页，北京出版社，1983年。

或者说是修辞的主要特征。在修辞实践中，有许多修辞现象是通过变异的手段，或者说是变异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修辞现象，有的已被人们认识，并被总结概括成修辞格；有的还未被人们总结概括成修辞格，但在修辞实践中却是客观存在的，需要人们对其进行研究和总结。其次，变异不能代替辞格，有许多辞格与变异并没有什么关系。

“变异修辞最大的特点是，它往往用情感逻辑来替代理性逻辑。它所反映的客观世界，不在于判断和推理，而在于传情达意。人们往往不理睬反映的对象客观上应该如何，而只尊重主观的感受。它不借助概念语言，却能使人在直观上得到一种哲理美。它不是纯理性的、逻辑的或实证的，它所提供的不是科学的知识，而是意味隽永的美。这种美的本身就是情感的凝结。它所描写的客体往往是变形化的。所以，对变异修辞的理解和欣赏，不能以实证科学为准绳。^①变异修辞正是由于具有以上特点，虽然突破了逻辑语义规范，往往表面上显得不合理，然而在情境交融的意境中却能以奇特鲜明的形象唤起听读者的联想，使语言表达新颖、生动、活泼。

^① 骆小所：《语言美学论稿》，第5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